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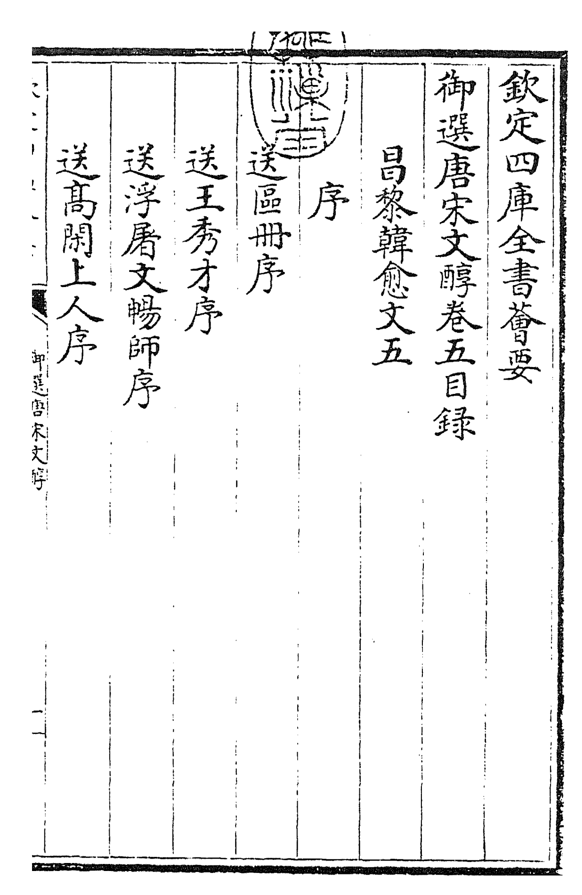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六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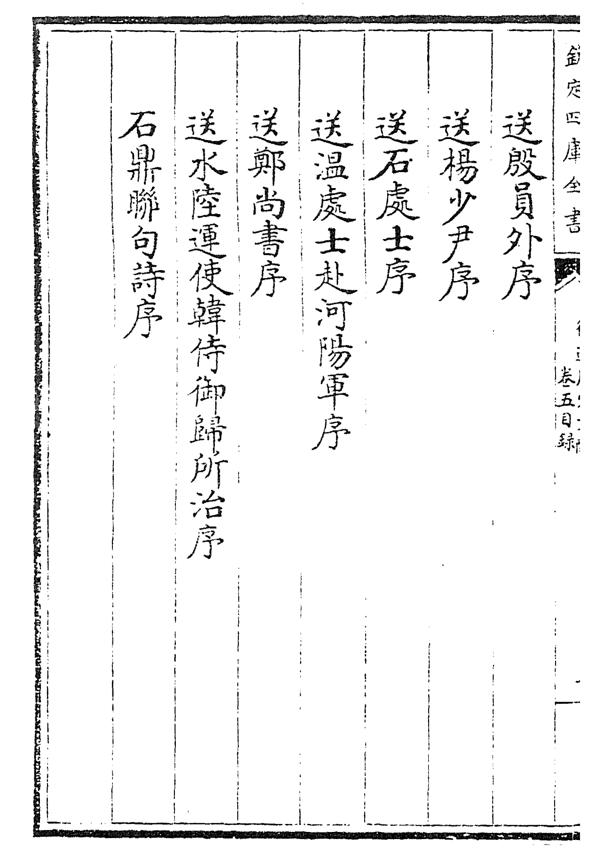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目録

昌黎韓愈文五

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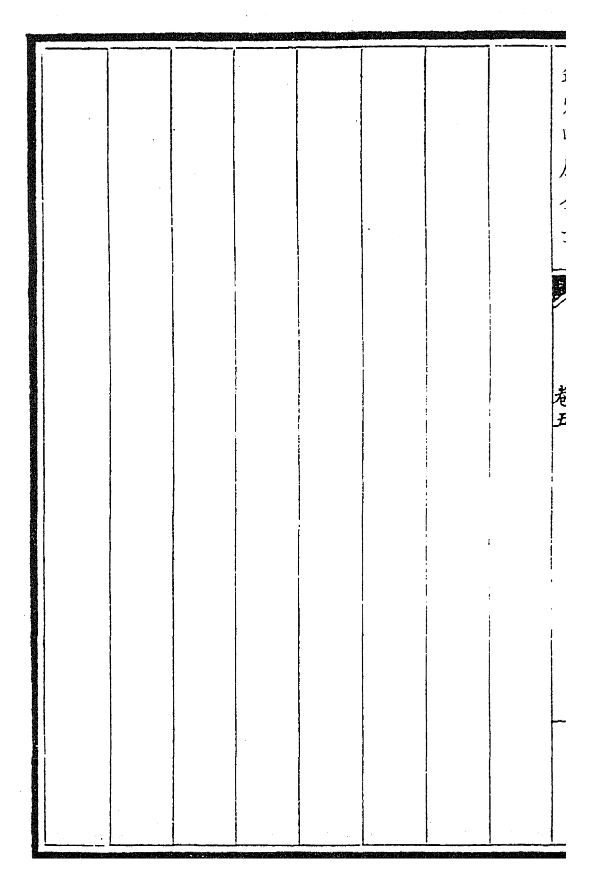
昌黎韓愈文五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

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賔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賔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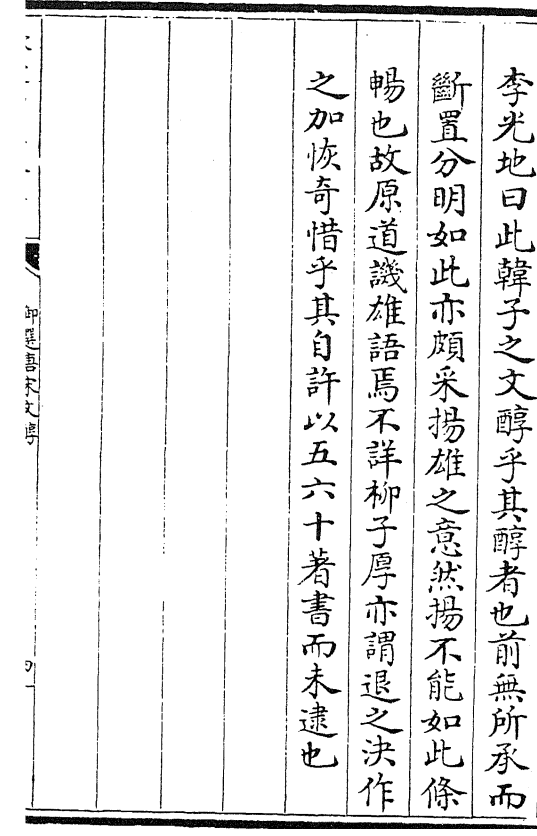
朱子曰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之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按洪謂洪興祖慶善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

孔子没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悦孟子而屢賛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茍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覯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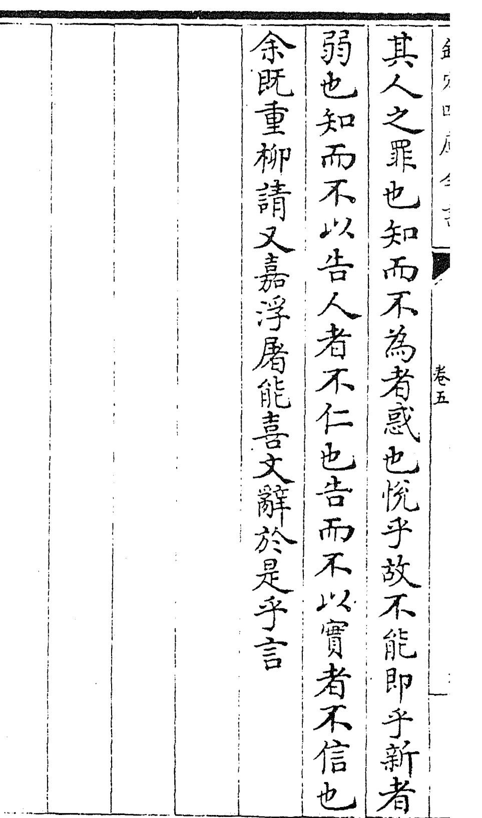
李光地曰此韓子之文醇乎其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置分明如此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條暢也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柳子厚亦謂退之決作之加恢奇惜乎其自許以五六十著書而未逮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

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
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
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
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
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
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
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

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恍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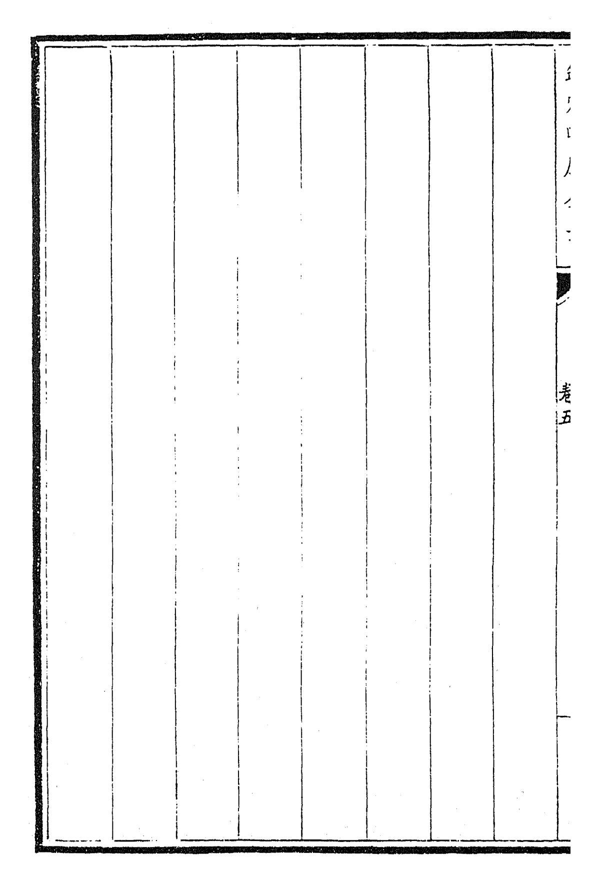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
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昌黎以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於心泊然無所起於世
淡然無所嗜必不能書是蓋以沉空窈冥為一生死解
外膠也夫沉空窈冥非浮屠氏之所許而一死生解外
膠又非沉空窈冥之謂也其曰於心泊然無所起非謂
其屏聞而去見邪屏聞而去見其聞見之根不增減於
毫末也其曰於世淡然無所嗜非謂其屏聲而去色邪

屏聲而去色其聲色之陰仍縱横於區宇也明之與暗猶晝之與夜晝之與夜猶生之與死今將取暗而舍明則是取夜而舍晝取死而舍生但見其惑之滋甚何嘗一生死哉是即外膠也又何嘗解哉故曰無内無外然後膠解無死無生然後一如夫此無内無外無死無生者大之為天地小之為萬物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日用而不知者庶民行著而習察者

聖賢夫豈浮屠氏所得而專之者哉學者牛毛識者麟角識者牛毛至者麟角彼高閑者固不足以語此也雖然無邊之不中無小之不大一技之末亦未有不一死生解外膠而能造其極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不具論若棊之射僚之丸秋之弈曠之音鵲之醫藝之所以致精者何以能然哉當其志不分而疑於神則已有射無棊有丸無僚有弈無秋有音無曠有醫無鵲矣及其官知止而神欲行則又棊無射僚無丸秋無弈曠無音鵲

無醫也唯其在此無自在彼無物然後技之奏也通於神明使奏技之時不滞於自即滞於物則必支離眩轉奚有奪天巧而號國能者哉昌黎謂外物至不膠於心猶未達夫心亦無心非外物者亦不至也夫心亦無心非外物亦不至到此地位豈非一死生解外膠哉若夫旭之於書心有所動物有所感具於書焉發之何以能然哉喜怒等情既發之於書則其情無情也書之為書却狀情之喜怒則其書無書也而皆無者妙為一有於

是情見而書入於神其於物也亦然否則點畫波磔豈繪事哉而能狀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種種造物之變也即呂黎此文可謂與旭之書同一化工矣其何以能然哉當其下筆時豈非在此不見有自在彼不見有文不期然而然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乎於斯時也豈不一死生解外膠哉孟子言之矣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藝固然矣道何獨不然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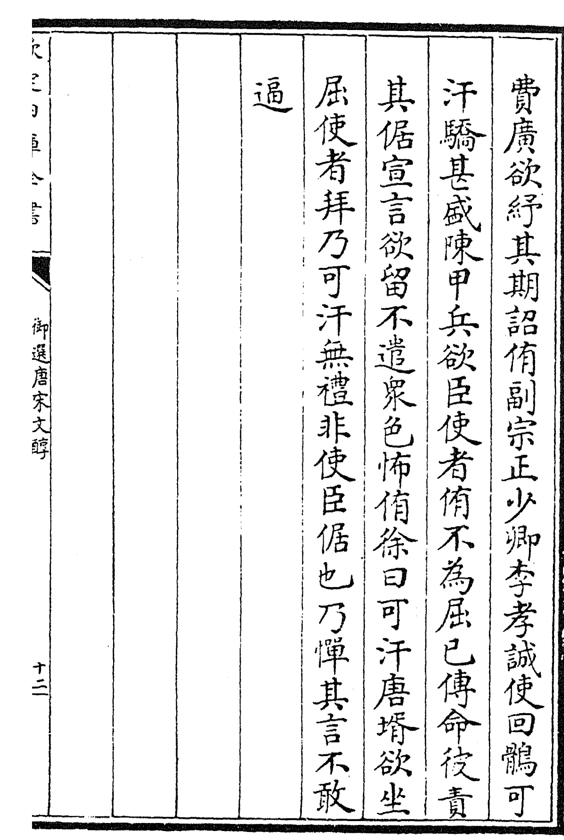


送殷員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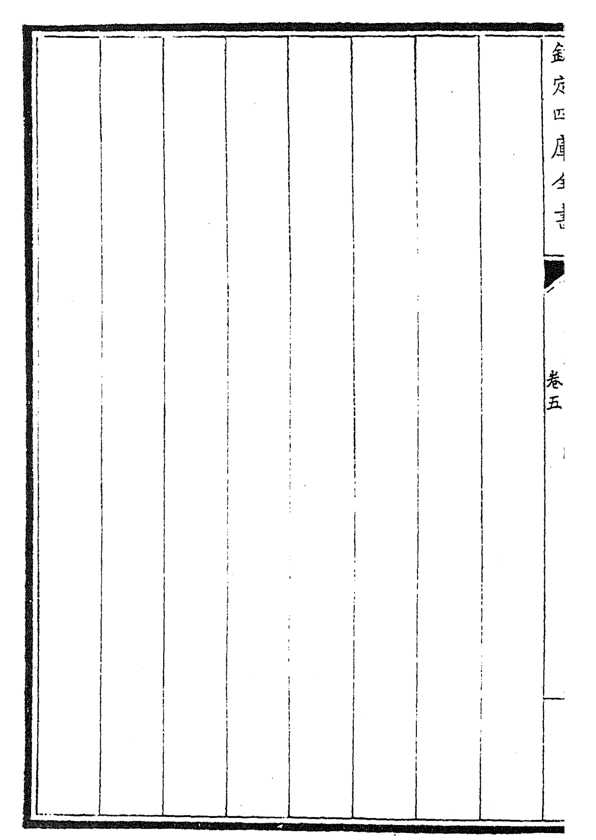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

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别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唐書殷侑傳侑陳州人通經術以講道為娱貞元末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



費廣欲紓其期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為屈已傳命役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乃憚其言不敢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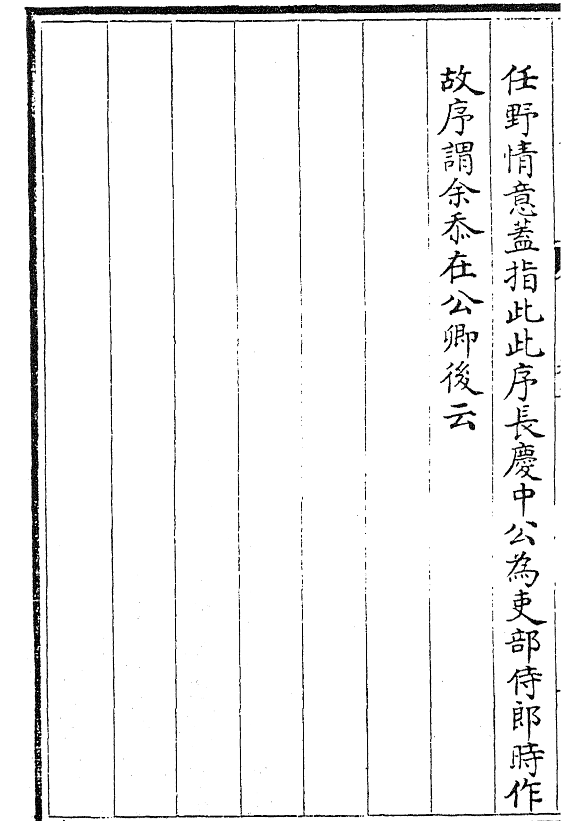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絶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

也其水其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朱子考異曰楊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聊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聊城以此詩遂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之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



任野情意蓋指此此序長慶中公為吏部侍郎時作

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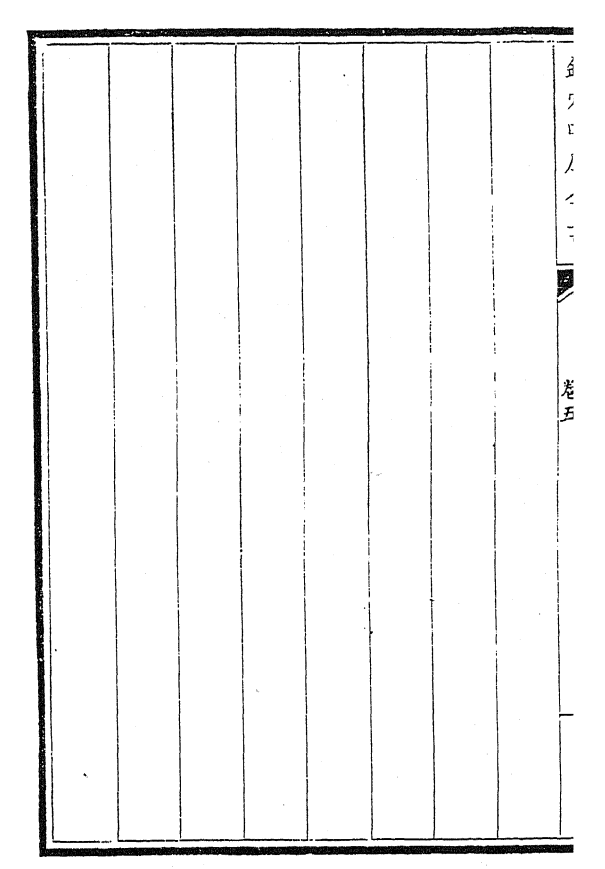
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
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
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
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
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
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
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
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

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
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
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
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
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
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
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

退愈為之序云

本傳洪字濬川其先始烏石蘭後獨以石為氏有至行舉明經為黃州録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間數薦皆不答烏重允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允知己欣然戒行後詔書名為昭應尉集賢校理歐陽修曰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今按新唐書乃歐陽修奉敕撰稱洪有至行而平日議論又云洪始終無可稱甚矣古

今信史之難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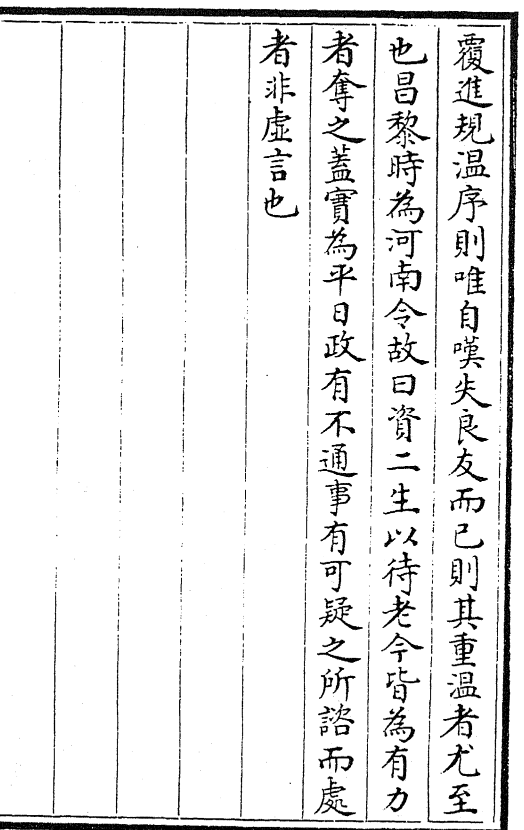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

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兹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温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嗜書盛氣少所降屈李希烈反造為張建封參謀承密詔説劉濟効命稱旨將用為

諫官不果復去隱東都烏重允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録為太原幽鎮宣諭使為劉總開示禍福總籍所部九州入朝還授侍御史知彈奏劾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胆落於温御史興元軍亂殺李絳授造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至則大宴將士酒間伏兵起叛者八百餘人皆伏誅加檢校禮部尚書覲唐書所載造蓋英幹之士昌黎兩處士序辭若重石而簡温細玩之石序猶反



覆進規温序則唯自嘆失良友而已則其重温者尤至也昌黎時為河南令故曰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蓋實為平日政有不通事有可疑之所諮而處者非虛言也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

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惡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菑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

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畆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昌黎寫蠻夷情狀可謂如繪然云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則讀者當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蓋唐德既衰朝廷削弱立言之體不得不張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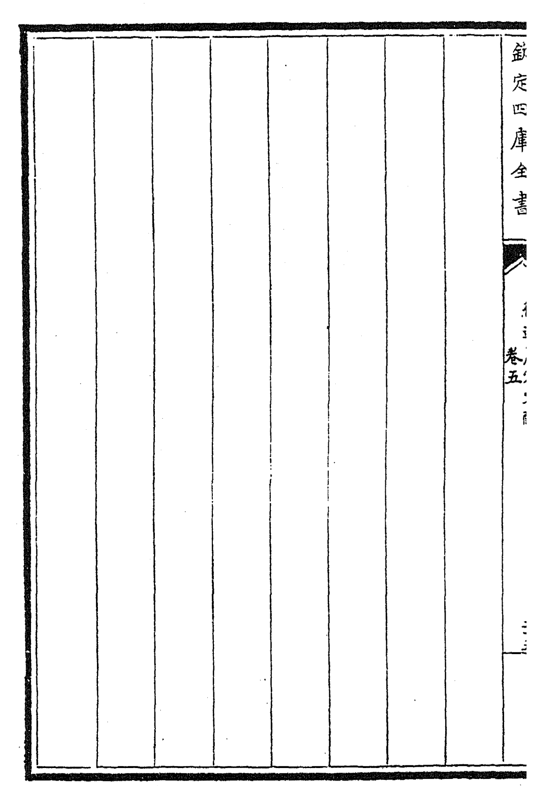
耳如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然而蘇子由以為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朱子亦有德不足則夸之議此亦其類也嘗考蠻夷之俗自周以上皆然非古淳而今漓也其用兵之見於經者虞舜殷武而已舜以三旬殷武以三年詩頌殷武而易稱其憊不無微辭然亦止是楚地耳非此序所稱嶺南五管之遠也自漢以降多用兵於蠻夷然終莫或得志孰曾盡根株痛斷之

哉就使能草薙而禽獮之無俾遺種於帝王御世之道又烏乎可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海可塵嶽可礪斯言不可易也如使殺人如草如禽而可以為平天下之具孔孟不足為萬世師矣況此蛇虎毒腥馬摶頬人懸渡之區實非用武之地甲士饟夫勞苦疾疫之所傷死四封之外徵發期會之所繹騷兵刃未接於旁民而良民已入於湯火矣所司恃其遠而莫之證也以敗為功以無為有千端萬倪莫可究詰非漢唐之已事乎且

唐時邕管黃峒之役昌黎謂據所殺傷賊必已盡今仍如故足明欺罔見於奏狀是昌黎原未嘗以為真可草薙禽獮也說者曰聖王之治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安得於蠻夷而有異治治之而不治奚能去兵曰夏后殷周之盛可謂至矣王化之隆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所為驪戎者所為陸渾之戎者其地即漢唐中原之地也其東南荒服之蠻所為吳者所為於越者其地即漢唐文物之區也在周則以其為蠻夷戎狄之國並未

嘗以杞宋魯衛之政被之修其教不易其俗然而無礙其為三代之治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况其尤遠者哉說者曰如此則聖王之威亦有所止其何以云仁者無敵乎曰仁者無敵豈殺敵淨盡之謂邪虎與人異類而娟養已者順也天下莫不歸者仁也歸則無敵矣易曰神武不殺唯仁故神武唯不殺故無敵也且夫所謂蠻夷者為其好則人怒則獸也好則人民吾同胞同胞可悉劓以刃哉怒則獸於禽獸又何難焉興六軍之衆盡殺

山中之蛇虎可不謂之無威乎讀者毋悞會昌黎之意
謂控制蠻夷之術真有盡根株痛斷之一説也



評
舉其成功
妙其建績
不察而已
且已瞭然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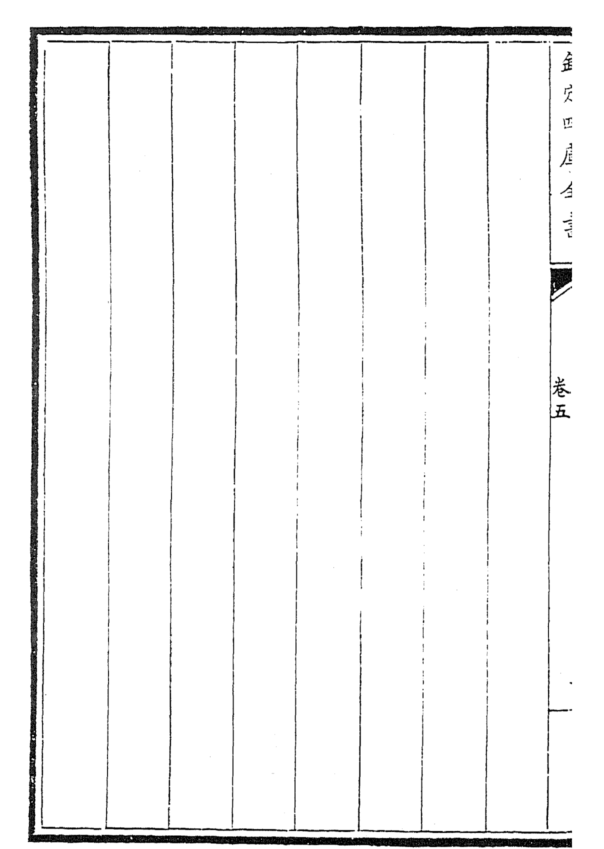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項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項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項法當用人七千臣令

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敵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

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按唐食貨志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絶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歲收粟二十萬及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

宰相持其議而止此文不言發議自李絳昌黎或亦有深意蓋惜其言之不用不得究其施而猶冀其相之一改或終得奏其績也　又按六年冬重華之官始屯田連二歲大熟又請置十五屯因高為堡自振武極於中受降城屯堡相望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則是已更三歲矣而云八年冬來朝則非篇首六年六字誤即此八年八字誤也食貨志只言元和中而不言幾年歐陽永叔殆亦莫能考歟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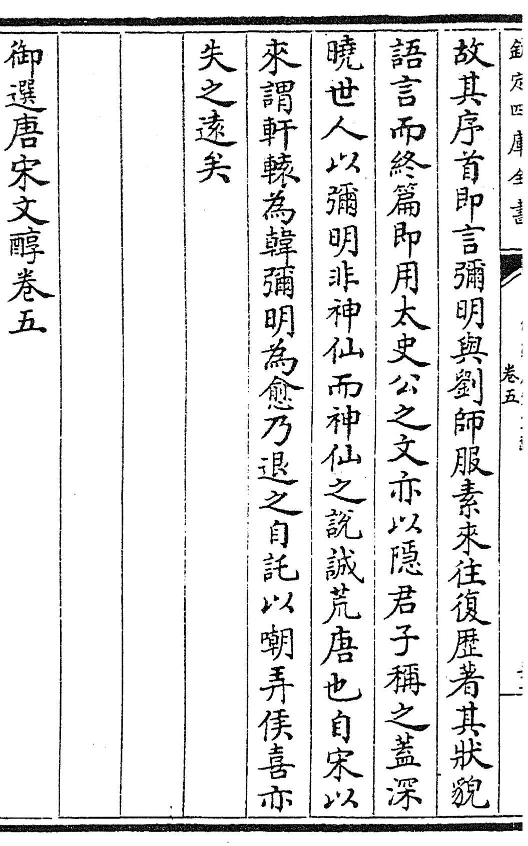
否也見其老頽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説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

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
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
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
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
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
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
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
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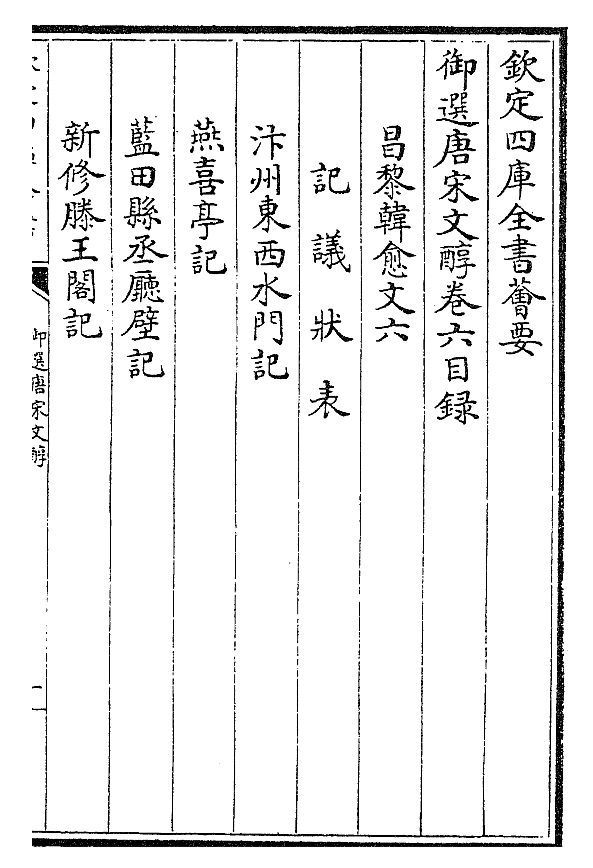
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詰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史記老子列傳著其鄉里姓氏子孫至備至悉蓋漢室重黃老言至武帝時復修亡秦之遺說謂神仙可致不死之藥可得太史公是以著其平生行蹟子孫仕籍以見蓬萊方丈瀛洲間無老子老子特世之隱君子爾以庶幾俗之一悟而荒唐謬悠之說可息也昌黎作軒轅彌明聯句詩序蓋亦此意其時必有謂侯劉遇神仙者



故其序首即言彌明與劉師服素來往復歷著其狀貌語言而終篇即用太史公之文亦以隱君子稱之蓋深曉世人以彌明非神仙而神仙之說誠荒唐也自宋以來謂軒轅為韓彌明為愈乃退之自託以嘲弄侯喜亦失之遠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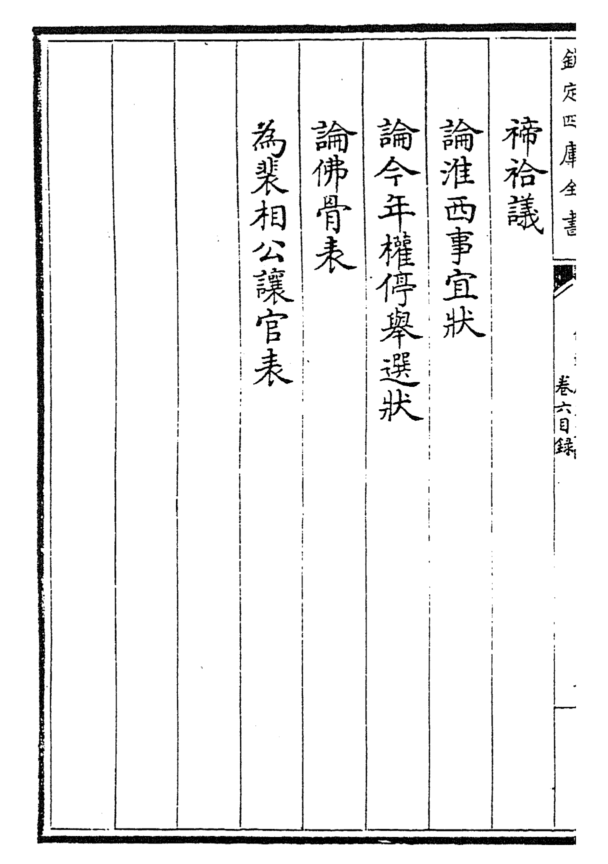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六目録

昌黎韓愈文六

記 議 狀 表



御選唐宋文醇卷六

昌黎韓愈文六

汴州東西水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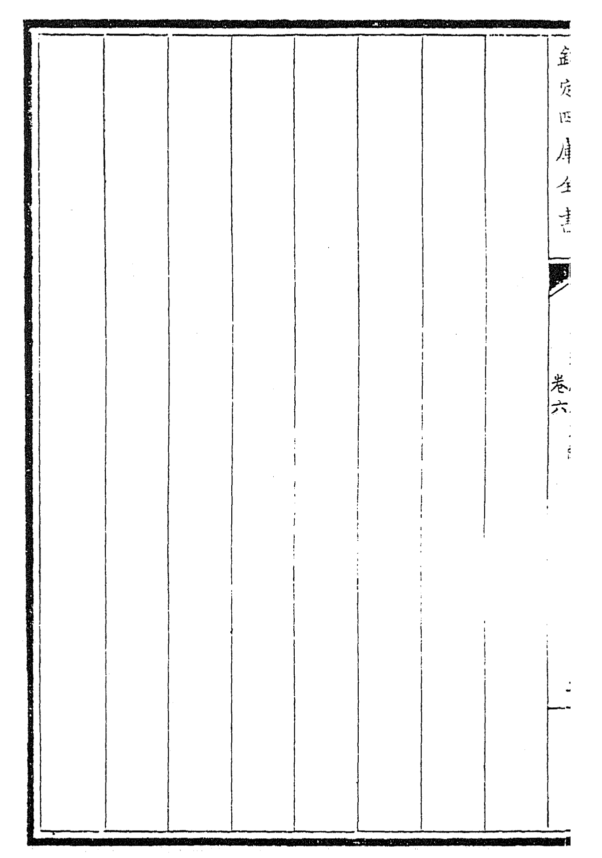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賔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賔客以落之士女𤖶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

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噑劫衆阻兵懔懔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

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黄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朱子曰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事耳今之作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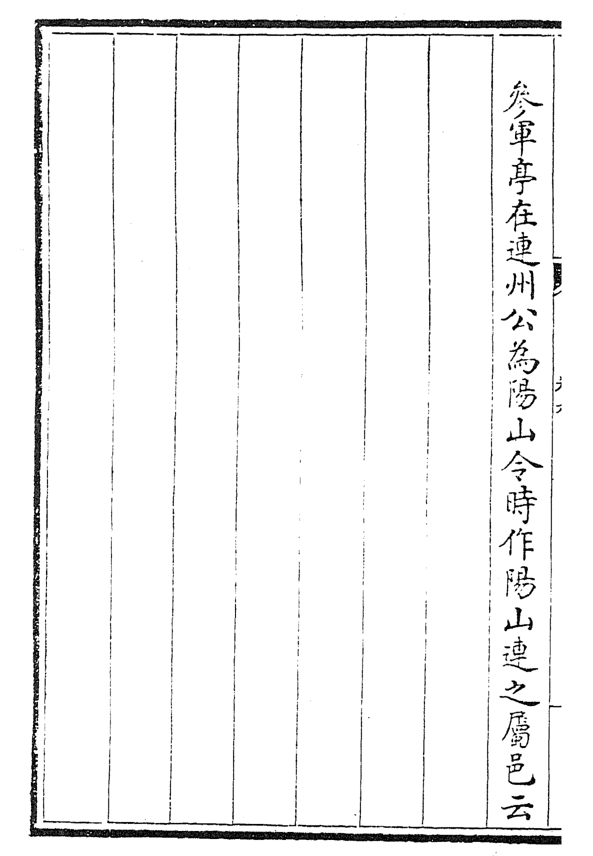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

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

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猒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逺矣遂刻石以記

朱子曰王弘中字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户


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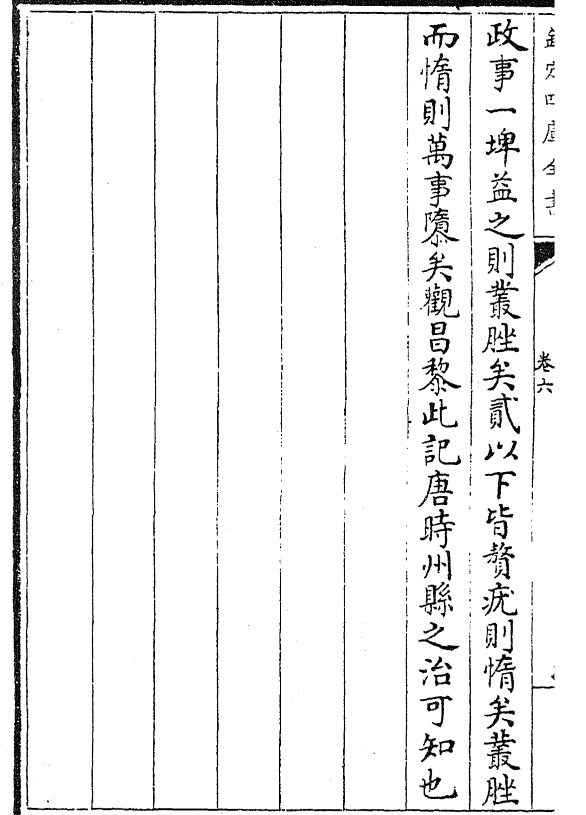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

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闕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

去

官必有貳古制也猶左右手然左右手皆從其心人果皆以國事為心則正必無嫌其貳貳必無狃其正者雖十百人同一事猶若耳目口鼻手足之共處一身無一之可簡也唯各心其心則雖兩人亦不可共一事為貳者非侵官即曠官為正者非諉事即擅事矣然而責成者必正也於是貳為贅疣焉貳猶贅疣則所謂參者伍者考者殷者輔者又安得而舉其職哉以一人之身而



政事一埤益之則叢脞矣貳以下皆贅疣則惰矣叢脞而惰則萬事隳矣觀昌黎此記唐時州縣之治可知也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瓌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

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
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
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
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
陰閉令修於庭户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
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
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
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

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

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朱子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
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
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蓋叙事
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
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
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
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豈作文之法當如

是邪抑亦祖公之意而為之也

聖祖御詠
禘祫之
聚訟此
衆議條

議紛如論折衷貴井然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

也毁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毁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毁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毁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毁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毁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毁瘞而不禘祫乎三曰

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

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

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朱子曰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未甞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

真德秀曰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

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返始不忘所由生本意真可謂萬世之通法矣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此類是也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

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刼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

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輙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

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
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
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
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
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
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
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
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

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令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

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
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
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
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勅諸
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
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
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効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詩侵

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
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
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
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元和九年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立為節度使憲宗欲
討之十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
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不死憲宗遂相

度以主東兵愈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為右庶子憲宗獨斷而相裴度可以卜其中興任宰相意而黜韓愈亦可以知大業之不卒矣

第一條募土兵罷客軍當與與柳公綽書參觀其言曲盡事勢物情與兵家喜忌第三條即宋太祖諭曹彬下江南之意辟以止辟乃辟則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矣用師之本也第六條異時李德裕用以制澤潞為古今所稱雖然帝王之道不爾也觀史所載肅代德順四

朝雖軍將跋扈而百姓猶思貞觀之澤天猶未厭唐德也使為憲宗者赫然修明綱紀法度旁求碩士正人淨除官寺專政監軍之敝悉破朝臣黨比軋訐之習弛其利綱一以與民休養生息腹心既定爪牙既布然後明詔諸鎮以相承命節之非而開以自新之路其尤無良必不順命者六師移之天下未嘗不可定於一也今乃欲許淄青恒范等鎮叛將云必不利其土地輕自改易以此為散其黨叛之謀抑亦末矣夫土地者朝廷之土

聖祖於發注出

地也賊臣盜之而曰我不利爾土地則土地已屬之賊臣為此土地之人民者將安歸命乎子曰必也正名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指賊臣之盜土地者為其所固有則吳元濟又奚獨不可有蔡哉元濟伏誅之後淄青等鎮又如何處之奪其節是無信也不奪其節則一吳元濟死而衆吳元濟仍在也朝廷尚不以相承命節為非悪民悍卒益習而安之矣而惟吳元濟是討何以作三軍之氣哉

御評
論事之中暢閎議愈文注有此所以迥諸家之上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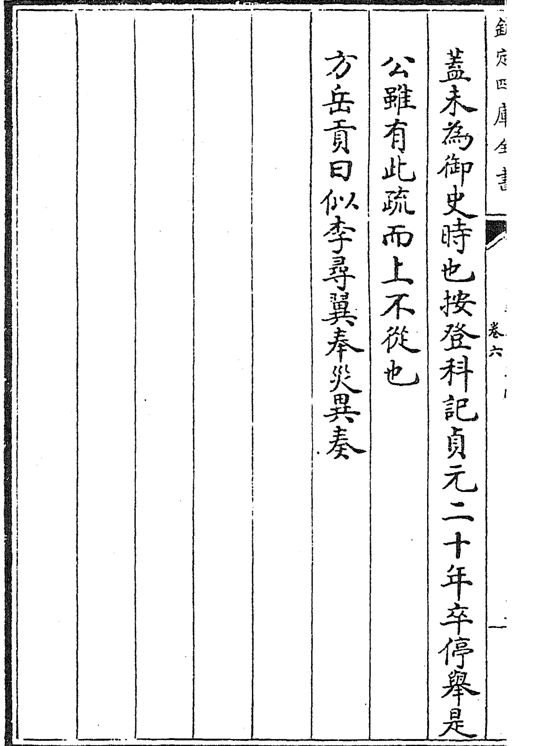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

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

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説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朱子考異曰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之其曰雖非朝官

聖祖御評
義正詞
法世俗
為有底
宗



蓋未為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辛停舉是

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方岳貢曰似李尋翼奉災異奏

直足以
之盛也
一代爾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

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

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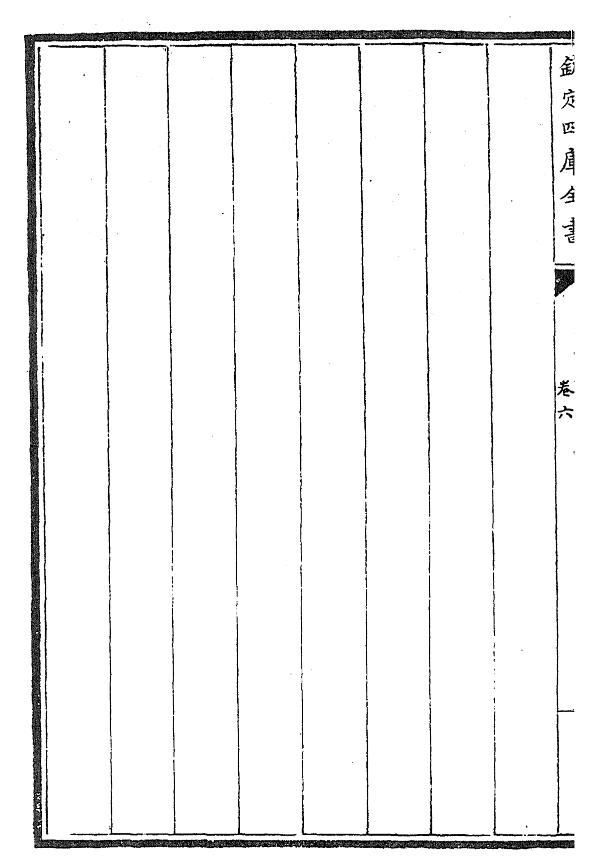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

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

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陳善曰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
短事佛致然愈特數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
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
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
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
生為明帝死為明神顧成之廟名為太宗當天子春
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
時庶其説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為裴相公讓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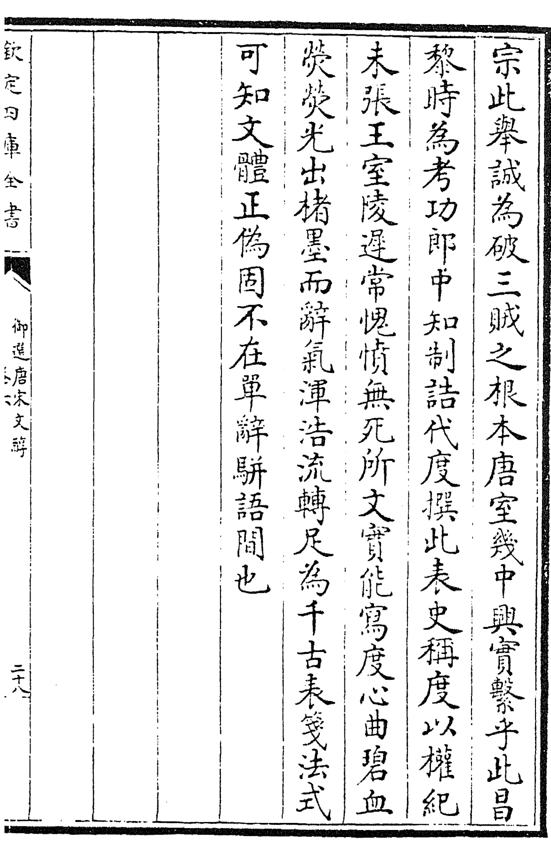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䰟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得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

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逮及少關
政理輙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丘山之
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
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
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
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
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
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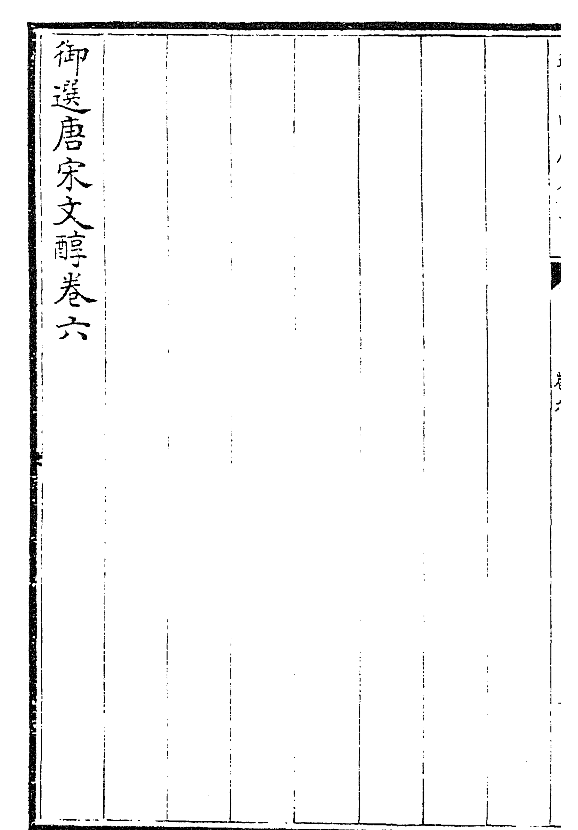
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讐闕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内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説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賔麟鳳龜龍未盡游

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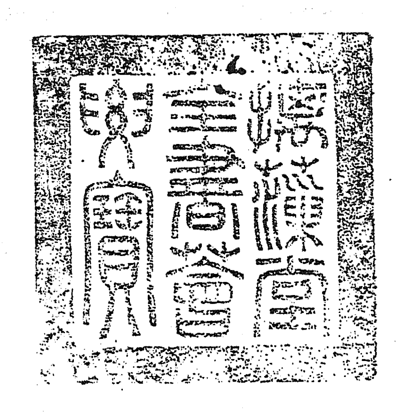
唐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其年盜殺宰相武元衡擊裴度傷首度墜溝得免朝議罷度以安王承宗李師道反側帝不聽度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延英拜為相憲



宗此舉誠為破三賊之根本唐室幾中興實繫乎此昌黎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代度撰此表史稱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愧憤無死所文實能寫度心曲碧血熒熒光出楮墨而辭氣渾浩流轉足為千古表箋法式可知文體正偽固不在單辭駢語間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何　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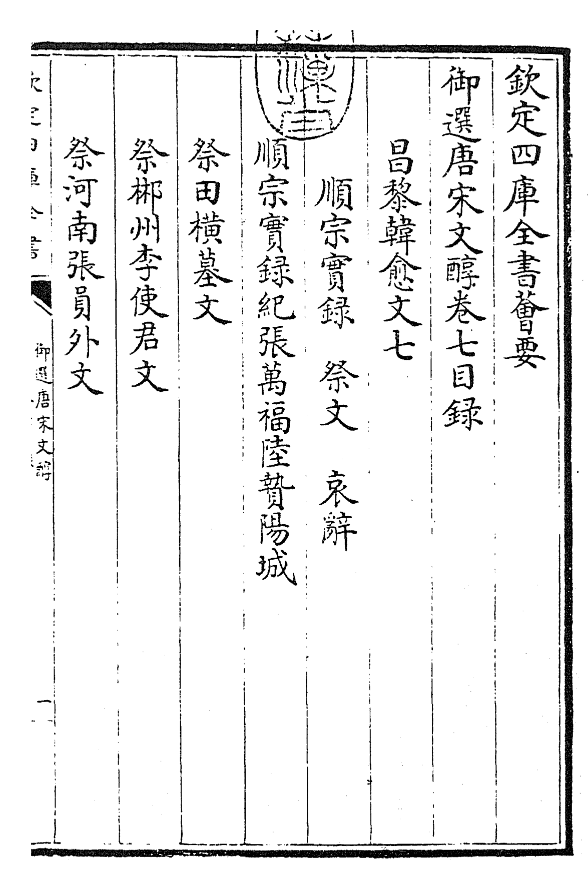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七八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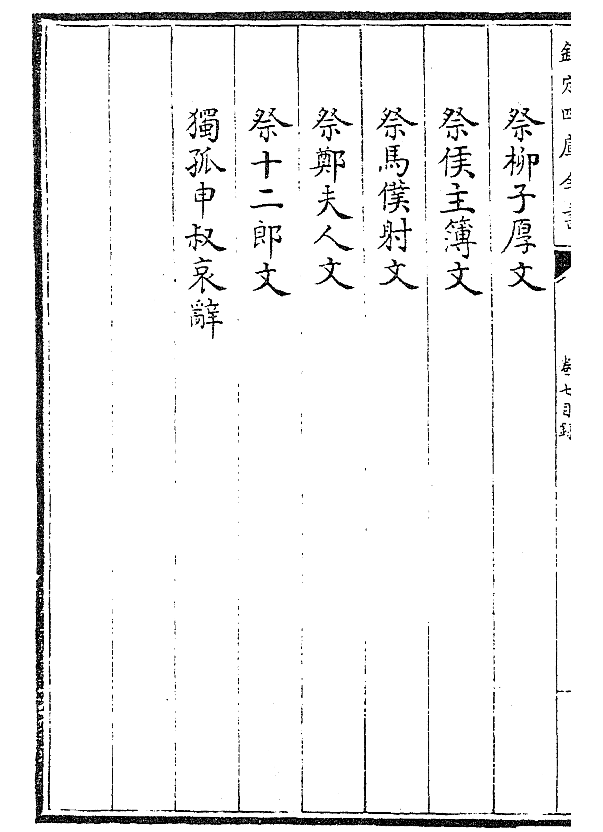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七目録

昌黎韓愈文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七

昌黎韓愈文七

順宗實錄紀張萬福陸贄陽城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

奪萬福使輕兵馳入頴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

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

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

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

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

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

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

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

皆護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

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衞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衞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

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

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

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

為常其獘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

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戲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

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揺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别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

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

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

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輙喜舉而授之陳蕃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

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壊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

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蹤求得城家坐吏

於門與約飲決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

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

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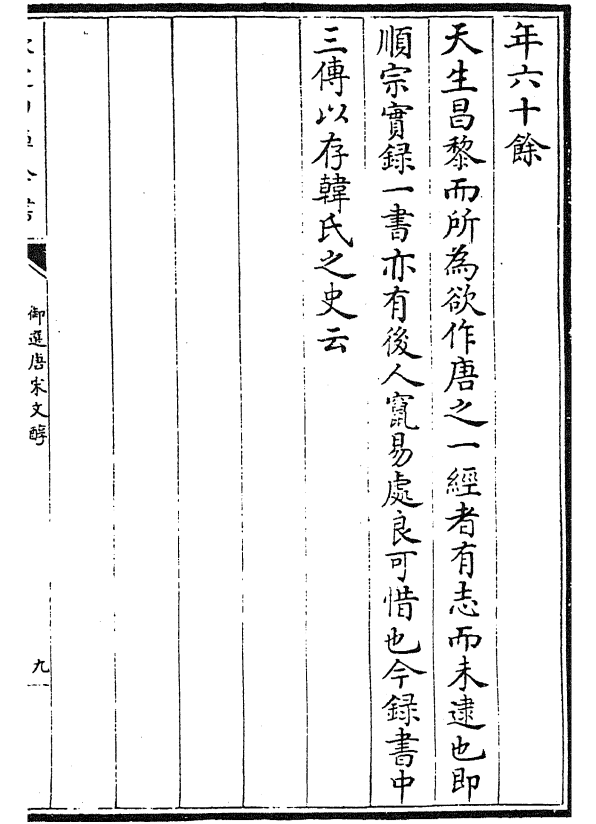
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

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

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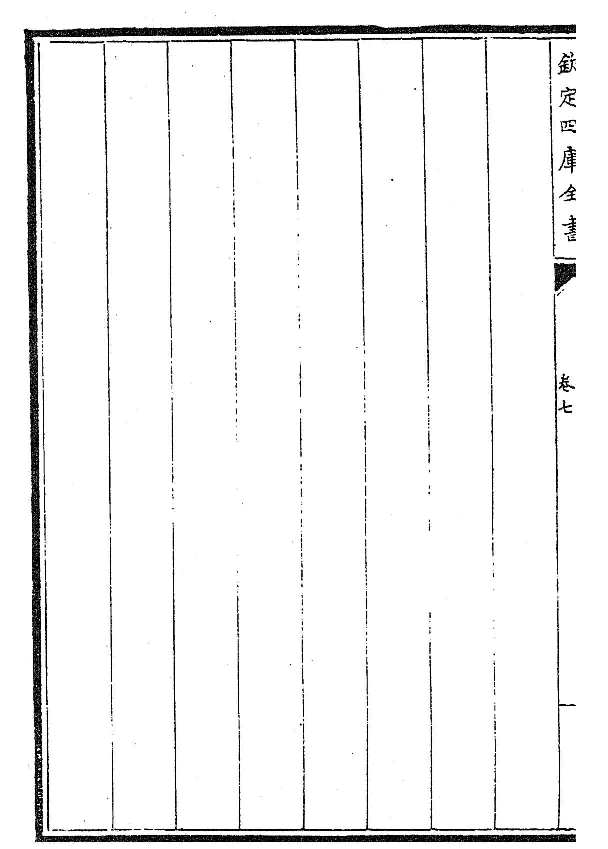
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己有罪

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



年六十餘

天生昌黎而所為欲作唐之一經者有志而未逮也即順宗實錄一書亦有後人竄易處良可惜也今錄書中三傳以存韓氏之史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祭田横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脱夫子於劒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

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踸陳辭而薦酒䰟髣髴而來享

鼂无咎云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為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君子一言以為不知其斯言之謂歟古今學人論世之謬莫大於不計年歲而隨舉一生

之迹以就吾所論之一事今按文曰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則其年愈方二十八歲舉宏詞不第去明年董晉始表為汴州觀察推官也其時裴度為監察御史以論權要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而乃謂愈作田横祭文為感董晉而怨裴度何其不深考也如董晉者能屈回紇强虜降懐光賊臣以片言其為人又豈易易而曰未足言如田横者能感五百人皆自剄以殉而曰區區之横何其放言高論乃爾也稍進便

當日區區之周公孔子矣裴度為相伐蔡引愈為行軍司馬愈時右庶子耳歸擢刑部侍郎嚮用矣已而為迎佛骨事直言極諫貶潮州刺史愈自為之而自當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使怨裴度不已薦真灌夫所為不值一錢者哉若夫稱董晉為隴西公而不姓乃一時行文偶爾聞有諱君父之名者矣未聞有諱舉主之名者也聞有諱君父之名者矣未聞有諱君父之姓者也以此推崇昌黎昌黎不受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愓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覯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拏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黄

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乂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媄新命於衡陽費新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暌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兹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倅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

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訶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别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朱子曰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乂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

雙貫拔乂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

間録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祭河南張員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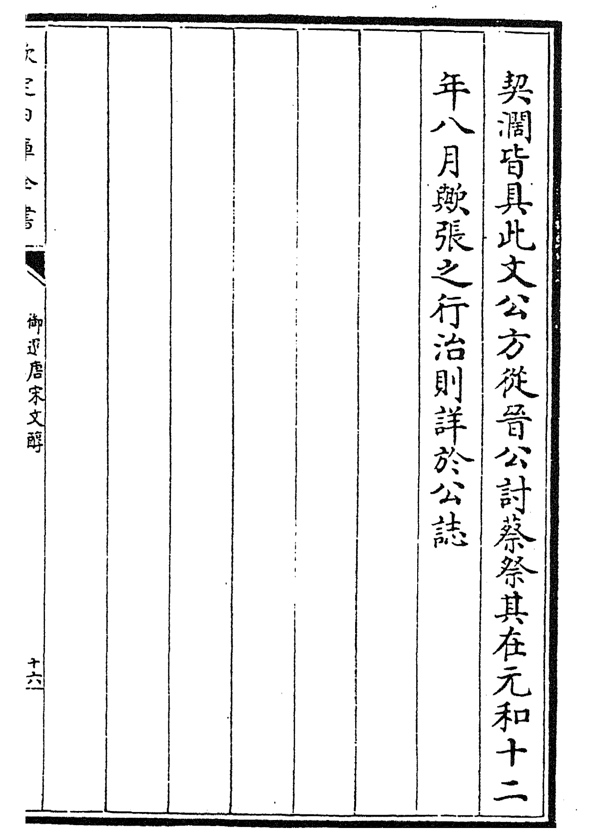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

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醆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别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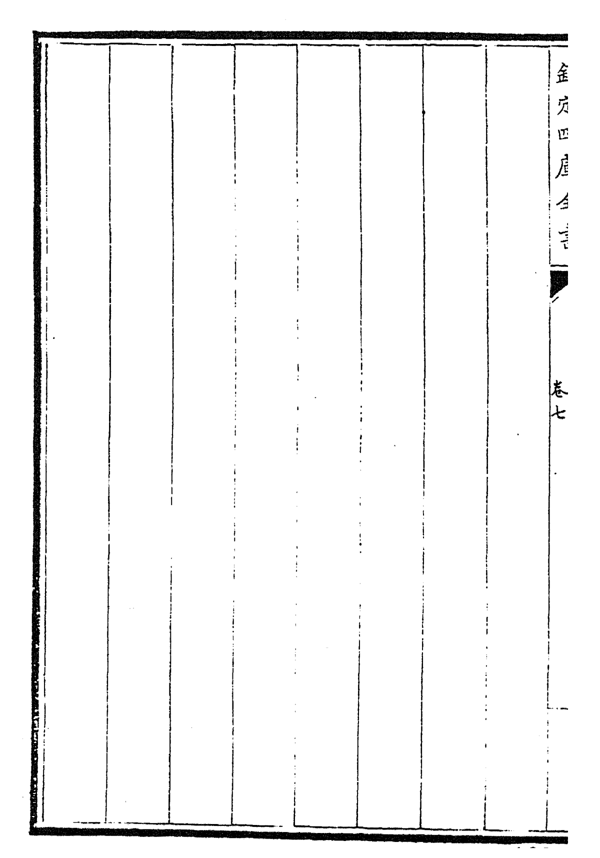
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遻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

明條謹獄氓獠户歌用遷澧浦為人受屣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懐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東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為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



契濶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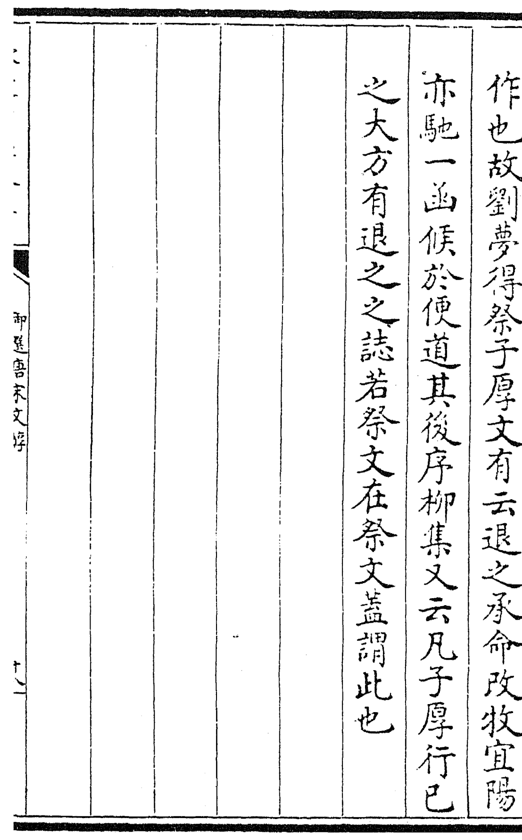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葘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

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於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名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



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祭侯主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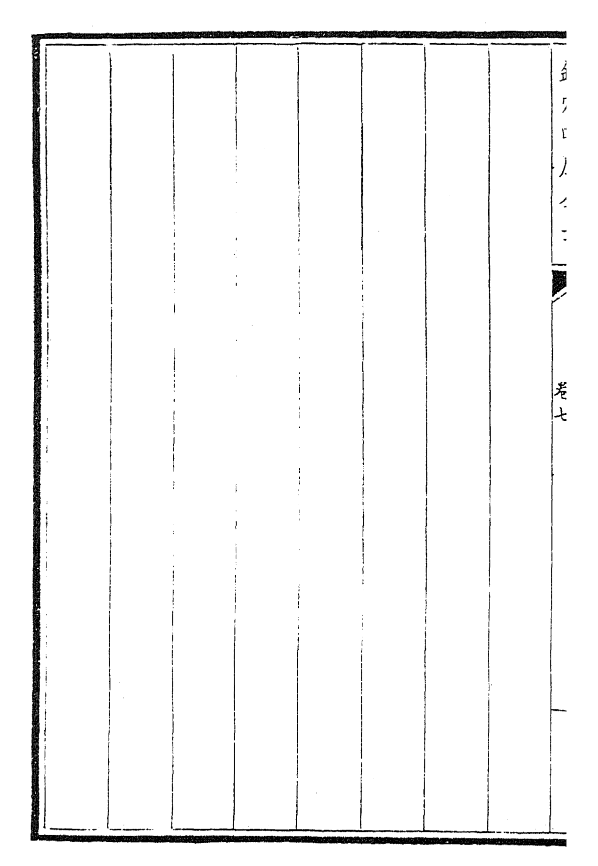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

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為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於温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迟呼我持竿釣温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慘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侯繼也

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即長慶二年自兵部轉吏部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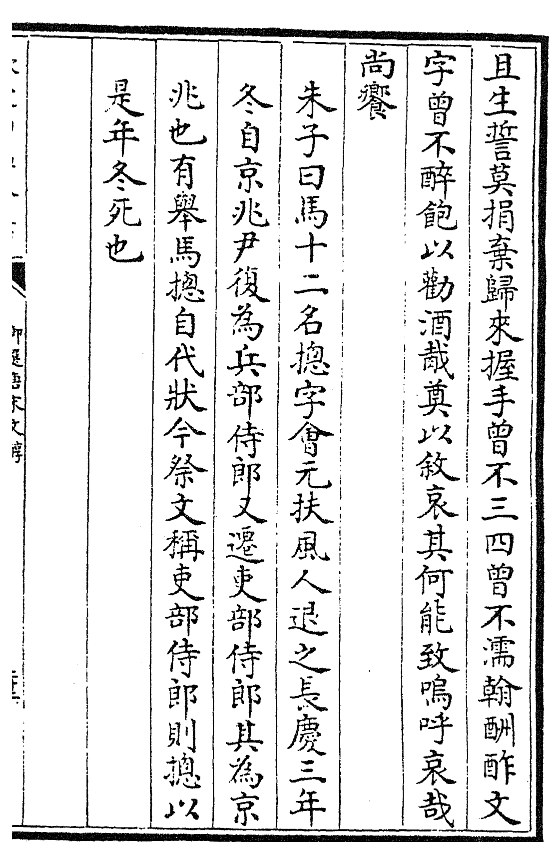
作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顤颩跋躓顛而不踒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蟊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埶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勲孰似丞相

歸治留長蔡師芢芢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東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郫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兹惟樂郊惟東有猘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嶭崒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韙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度彼西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以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



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截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

尚饗

朱子曰馬十二名摠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摠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摠以是年冬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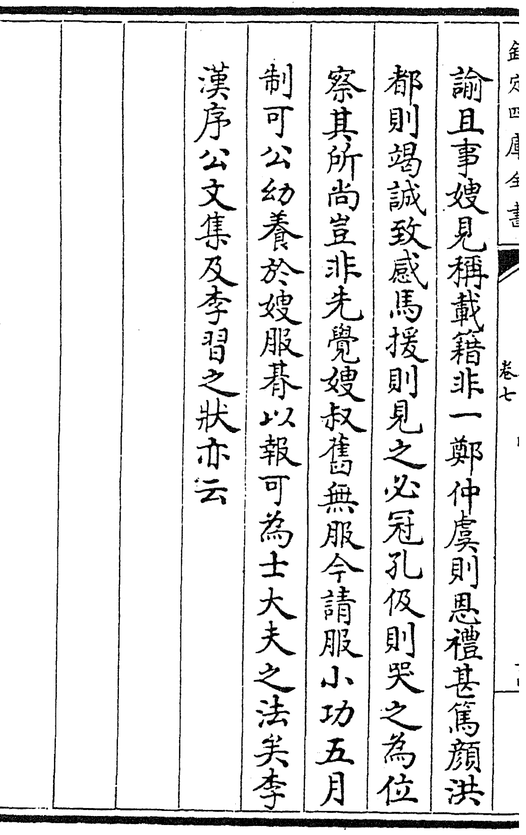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葘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

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漬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通有聞念兹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懐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禄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朞今其

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絶而復蘇伏惟尚饗

朱子曰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於其嫂文言其拊育之恩至矣公既為之服朞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南時作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月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



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顔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

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

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
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
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
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
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
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
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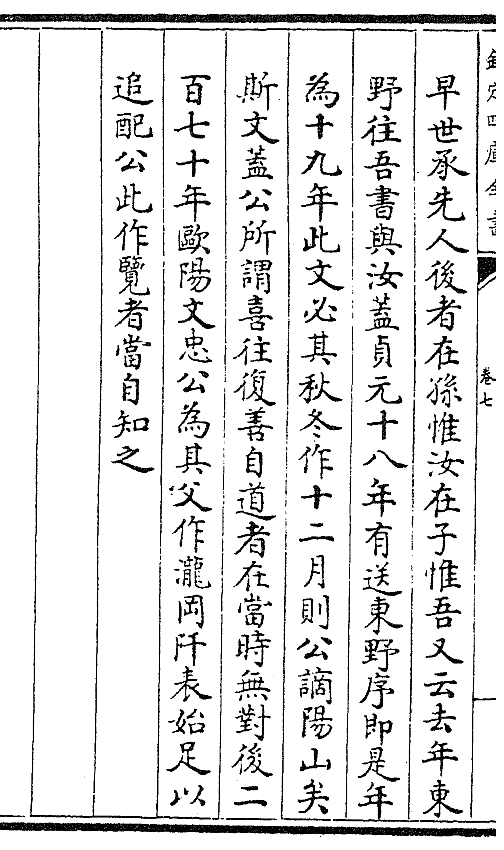
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揺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

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兾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

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殁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

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頴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會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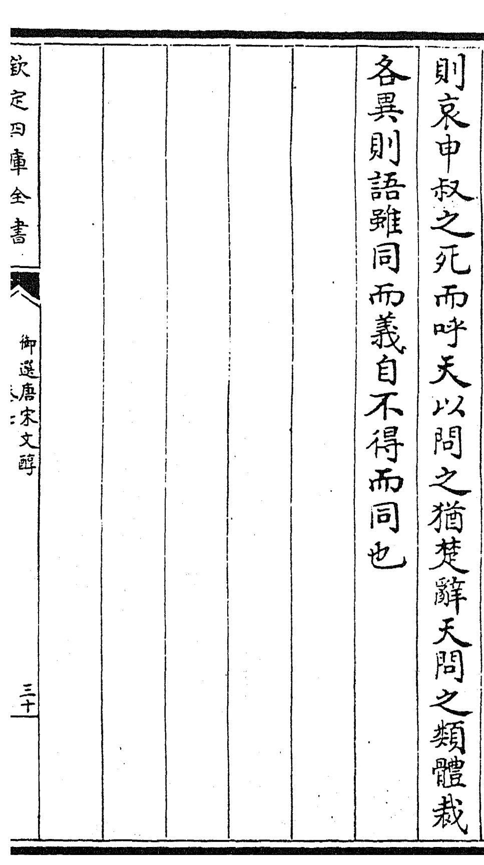

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為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朱子考異載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

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殁葢貞元
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
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
語意一同葢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今按與崔羣書意
與此不同彼所重在人固有薄卿相之位以下數語見
貧富貴賤壽夭皆非天之好惡之所存聖賢固好善而
惡惡惡矣天亦唯有好善而惡惡苟善矣貧賤夭死不足
爲重輕猶既得照乘之珠則瓦礫雖百車匪我思存矣



故下文云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朋友相砥礪之辭也此則哀申叔之死而呼天以問之猶楚辭天問之類體裁各異則語雖同而義自不得而同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七